

藏書

欽定書史學儒臣傳目録卷三十二三十三

星相

藏書史學儒臣傳卷三十二

○司馬談司馬遷

司馬談絳州龍門人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

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
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
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
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
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
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
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
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
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

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

文學小人儒耳豈當時魯國一人儒哉

此字又以後

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飲土簋歠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尊尊親親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

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剸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之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

其聲者謂之欵欵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

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予死、尓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

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尒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

而宮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予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

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皇之道下辨人事之紀
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
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
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
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
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
長於治[illegible]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
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
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

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

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
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
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受
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
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
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
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
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予聞之先人

曰伏犧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欵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予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

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
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予之辠
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
志之思也卒述陶唐已來至於麟止惟漢繼五帝末
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
明堂石室金鐀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
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則文學彬彬
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蓋公言黃老而賈誼鼂
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

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乎維
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
世主天官至於予乎欽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
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
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
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
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
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
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

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第七十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書見班史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班氏贊曰自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

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代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

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論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李生曰此班氏父子譏司馬遷之言也班氏以此為眞足以譏遷也當也不知適足以彰遷之不朽而已

僎遷而不殘陋不疏略不軀信不是非謬於聖人何
足以爲遷乎則茲史固不待作也遷固之懸絕正在
於此夫所謂作者謂其與於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
有所激而詞不可緩之謂也若必其是非盡合於聖
人則聖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於吾也夫按聖人
以爲是非則其所言者乃聖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
也言不出於吾心詞非由於不可遏則無味矣有言
者不必有德又何貴於言也此遷之史所以爲繼麟
經而作後有作者終不可追也已春秋者夫子之史

也筆則筆削則削初未嘗案古聖人以爲是非也故
雖以游夏文學終不能出一詞以贊之言不待贊也
而況爲之傳與註乎蓋夫子之心則天下後世之人
自知之矣至其言之不可知者初無害其爲可知又
何必穿鑿傅會比擬推測以求合於一字一句之間
也當時惟有左氏直傳其事使人詳其事覽其詞高
下淺深各自得之故昔人有言左氏本爲經作而左
傳實自孤行良有見也史記者遷發憤之所爲作也
其不爲後世是非而作也明矣其爲一人之獨見也

者信非班氏之所能窺也與若責以明哲保身則炎
於竇固之獄又誰爲之其視犯顏敢諍者又孰謂不
明哲與
○班彪班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人時隗囂擁衆天水彪避難從之
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列數世然後
定意者從横之事復起于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
人也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
政根本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横之事勢數

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眞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乃著王命論欲以感

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
從事彪乃爲融畫策事漢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彪
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材拜徐令以病免後數應三公
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武帝時
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
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
史遺事傍貫異同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
正得失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

固字孟堅年九歲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性寬和

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父彪卒固以彪
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
書告固私改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固弟
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
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
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
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
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
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堯

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
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
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於漢
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爲
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
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
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
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
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搆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

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及肅宗雅
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
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
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
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
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
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以
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
得其致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

護軍與參議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初洛陽令种兢
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
衛之及竇氏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
年六十一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
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
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
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
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
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

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仁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陳壽○附王隱

陳壽字承祚巴西人也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遭父憂有疾使婢丸藥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除佐著作郎撰蜀相諸葛亮集上之又除著作郎領本部中正撰蜀吳魏三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

者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或云丁儀丁廙有
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
矣作佳傳丁不與壽亦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
謖爲諸葛亮所誅而壽父被髡諸葛瞻又輕壽故壽
爲亮傳謂將略非亮所長言瞻惟工書名稱過實人
以此少之杜預將之鎮薦壽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
職母遺令葬洛陽壽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譏
周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然當被損折非不幸也
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

太子中庶子、未拜而卒、年六十五、尚書郎范頵等表
日、臣等按故治書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
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壽又
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
王隱字處叔、陳人也、父銓、爲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
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受銓遺
業、且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太興初、朝廷召隱及郭璞
皆爲著作郎、令撰晉史、隱以豫平王敦功、封平陵鄉
矦、時有著作郎虞預、著、亦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

知中朝舊事數咨訪隱并借隱所著書寫之而不欲隱著名曰與權貴共爲朋黨斥隱隱竟以謗免卒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焉亮供具紙筆使寫所著其次第可觀者皆父銓所撰其文體混漫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于家

○范曄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母如厠而產頭額爲磚所傷故少以磚名好學工隸曉音律爲征南將軍檀道濟司馬後爲吏部郎元嘉元年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

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
不致意焉累遷左衞將軍與右衞將軍沈演之對掌
禁旅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鬢善彈琵琶上欲聞
之屢諷以微旨曄僞若不曉終不肯彈一日侍上飲
宴歡適上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止
曄亦止後竟與魯國孔熙先大將軍府史仲承祖丹
陽尹徐湛之及曄甥謝綜等謀爲反逆事覺詔收綜
等並欵服唯曄不首上示以親手筆迹曄乃無語在
獄爲詩云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

能延一息在生巳可知來緣儘無識妍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稽生琴庶同夏矦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上送白團扇與曄令書詩賦美句曄受旨援筆書曰去白日之炤炤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悽然曄本謂入獄便死而上窮其獄遂經二旬曄便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而喜綜與熙先笑曰詹事嘗昔論事攘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躍馬顧盼自爲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邪設令賜以性命人臣

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及將詣市、曄最在前、曄出獄門、顧綜言曰、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將當爲先、曄旣食、又勸綜、綜曰、此異疾篤、何事強飯乎、曄家悉至市、其妻先撫其子而罵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奈何枉殺兒子、其母以手擊曄頸及頰、曄妻告曰、此罪人也、願阿家莫憶莫念、及見妓妾、悲泣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也、綜母以子弟自陷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曄少時、兄晏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詳時

年四十八

○崔浩

崔浩、字伯深、博陵人、明元初、拜博士祭酒、明元好陰陽、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時有兎在後宮、檢無從得入、浩言當有鄰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獻女、時晉將劉裕伐姚泓、泓來求假道、羣臣咸謂函谷天險、裕揚聲伐彼、意或難測、宜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浩曰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裕乘其危亡而伐之、若假之水道

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議者猶爭帝遂從羣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爲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問浩曰劉裕西伐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亡克之必矣帝曰劉裕何如慕容垂浩曰垂乘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然裕平姚必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幷裕亦

不能守也終當爲國家有耳後浩又曰臣嘗私論之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逸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大說劇談至中夜賜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是年裕果滅秦司馬休之奔魏裕還關中諸將作亂赫連勃勃遂取關中浩性不好莊老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大不近人情非老子所作也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乎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

不可揚於王廷者也尤不信佛法曰何謂事此胡神及世祖即位左右多毀浩者帝不得已命以公歸第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長於計謀每自謂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言嘗遇老子命已繼道陵爲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法又遇神人李譜文云是老子玄孫亦授以圖籙眞經六十餘卷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眞君出其天宮靜輪之法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其書於魏主朝野不信而崔浩獨師之上書贊明其事帝欣然使

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謙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東南、重壇五層、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始光中、浩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將議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浩獨勸上進兵、遂克統萬、擒昌以歸、於是赫連定自平涼復取長安、是爲神麚元年也、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惟浩贊成之、尚書令劉絜等乃推赫連昌太史張深諫、云深少時、嘗諫苻堅不可南征、今天時人事、皆不和協、不宜舉動、帝意不决、乃召浩與深等辯之、深等慙、不能對、既罷朝、或尤浩曰、

吳賊南侵舍之北伐可乎浩曰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衞淮北耳我若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未見其至也夫劉裕既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守之猶且不能守也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巳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强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邪設國家與之河南彼亦必不能守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散衆放畜謂我力不能至一旦掩其不備驚駭奔走牡馬護牝牝馬戀

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朙聚困斃自可一
舉而滅之矣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
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
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大軍既還南軍竟不動
如浩所料浩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
淸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
浩第問異事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
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所隱時長孫道
生爲司空性淸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

歌工頌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㢠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胷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是時赫連定攻魏遣使求援於宋魏主聞之欲先討夏羣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行若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問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

能爲害也聖策獨發非愚輩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帝乃自將攻夏而遣將禦宋北涼既平遷浩司徒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頴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儁之冑冠冕周邦遂徵用盧玄等玄浩之甥也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眞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辯姓族玄請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大延五年宋元嘉十六年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尚書右弼李順等皆

曰自溫圍河西至凉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又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寒冬積雪至春夏消液流成川渠引以灌漑彼閉軍至决此渠口則水不通流坐致渴乏又地無青草豈任久住浩曰漢書地理志稱凉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且雪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灌漑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誣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時伊馥

亦勸從浩言魏主既行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乃置酒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爲奇伊馛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深可奇也馛善射能曳牛卻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眞君元年寇謙之言於魏主曰今陛下以眞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符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極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帝爲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

道殊不可相接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爲功差易帝不從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爲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爲郎吏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領著作郎高允謂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從其非而較勝于主將何以堪浩既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欲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

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又爲窟室以匿婦女、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寇謙之固與浩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太子晃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初道武詔秘書郞鄧彥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備、逮於明元廢不著述、神䴥中、魏主以浩監秘書事、使與高允等共

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為浩所寵信、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于衢路、往來見者皆以為恨、相與譖浩于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浩服受賕、眞君十二年、宋元嘉二十八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等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吏以下盡死、初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衞

士數千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浩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浩書體勢及其父宏而巧妙不如世寶其跡多裁割綴連以爲摹楷

○高允

高允勃海蓨人允少孤好學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居家教授至千餘人後被徵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

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聚五星於東井此乃曆術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其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昔也浩曰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乎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

東并非十月也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泄漏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必問此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曰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幄寵臣答詔宜實黑子不聽卒致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郄標性巧佞為崔浩信待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方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浩等被收允時

直中書省、景穆召允驂乘、至宮門謂允曰脫至尊有
問、但依吾說旣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愼密、事皆制於
浩、請赦允、帝問曰國書皆浩所作不允曰太祖記前
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而
臣允多、帝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理景穆曰天威嚴
重故允迷亂失次臣向私問之皆云是浩作、允曰臣
罪應滅族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一命實不問臣、
臣實不敢迷亂帝顧謂景穆曰此亦人所難且對君、
以實、貞臣也時帝怒甚敕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

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未上而頻詔催切允乞更賜召見允見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所敢知若直以犯觸故恐罪不至死帝大怒命介士執允先是允奉敕以經授景穆景穆太子甚重之故允終賴景穆得以無死而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免族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允退而語人曰吾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故也文成卽位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帝嘗幸允第見允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廚中鹽菜數種歎息曰古之清貧豈有此乎賜

帛五百疋粟千斛拜其長子悅爲長樂太守允表固讓不許復以本官領秘書監進爵梁城侯文成重允恒呼爲令公不之名也文成崩獻文居諒闇引允禁中參決大政詔允曰稽舊典郡國宜置學官鄉儒宗元老與中秘二省參議奏聞允表請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士一百人次郡以下以次遞減從之郡國立學自允始也獻文不豫以孝文幼冲欲立京兆王子推允跪上前涕泣曰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之抱成王於是傳位孝文賜允帛百

尋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允時年近九十矣以父與史事乃薦高閭自代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並不蒙譴責眞君中獄訟留滯允據律評刑內外稱平嘗歎曰臯陶至德也而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歷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於凡人能無咎乎卒年九十八諡曰文

〇魏收

魏收字伯起鉅鹿下人少時隨父赴邊習騎射欲以

武藝自達滎陽鄭伯戲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之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板牀爲之減孝武時爲散騎侍郎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敬異焉先是南北諧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因敕收

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收於是部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之但所引史官並非史才全不堪編緝當時恐其凌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故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收性急又不能平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史收在高歡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

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收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榮原是良將）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斐譏議史書不直對文宣曰臣父任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

乃爲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允不虛美自信也）稱其道德

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帝重收才不欲加罪然以羣口沸騰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諠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收並爲其家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故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尚書陸操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當傳之萬古時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

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爲妾。收後病甚，殺二妾。及疾瘳，追憶之，更作懷離賦。其爲人如此。收與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後邵被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議論更相訾毀。收每議陋邢邵文，邵曰：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曰：伊嘗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嘗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

昭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
工邢溫所不遜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
復敕更審收又回換遂爲盧同立傳崔綽返更附出
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塚被發棄骨於外

○姚思廉　梁書陳書

姚思廉陳吏部尚書察之子察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歿以屬思廉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遷隋室代王府侍讀唐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兵安王室若等不宜（一言萬鈞）無禮于王衆始卻布列階下高祖義之俄受秦王府文學王歎曰思廉蒙素刃以明大節古人所難也時思廉在洛陽王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

故有是贈王爲太子思廉遷洗馬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靈運顧野王諸家言推究總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帝幸九成宫思廉以直諫賜帛五十疋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孫璹武后時以符瑞進拜同平章事永徽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璹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璹始

○李延壽　北史南史

李延壽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修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指南為島夷其史于本國詳他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之未成而殁延壽既數與論撰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元年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謂之南史凡八代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其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

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覩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秘閣

○吳兢　武后實錄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薦兢才堪論譔詔直史館修國史累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並職始兢在長安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醲滓浮辭事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

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嵩領
國史奏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天寶初入為
恒王傅雖年老衰僂猶願還史職卒年八十兢敘
事簡核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
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厲苦
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
善知兢所為從容謂兢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
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
草故在說屢以情蘄改辭曰狥公之情何名實錄卒

不改

○劉知幾　　史通

劉子玄名知幾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加之楚督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子玄潛聽之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敢怠父奇之遂授以左氏踰年通覽羣史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玄病

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也。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也。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

縉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邵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也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設令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年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也令監者不肎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也楚客惡其言曰是子欲置吾何地耶子玄自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又嘗自比楊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爲悔吾

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准易作經[illegible]
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
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逡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
爲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
其自感慨如此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
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
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
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宋璟等不然其
論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

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卒年六十一

李生曰才學二字發得明徹論識處尚未具也

（一）宋祁　新唐書

宋祁字子京雍丘人與兄庠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

賓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累遷同知禮
院有司言太常舊樂數增損其聲不和詔祁同案試
李照定新樂胡瑗鍾磬祁皆與焉成遷尚書工部員
外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庠知政事改祁龍圖閣學士
史館修撰修唐書景祐中詔求直言祁奏人主不斷
是名亂春秋書殞霜不殺菽天威暫廢不能殺小草
猶人主不斷不能制臣下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
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是謂
三患唐書成為列傳五百十卷遷左丞以羸疾請便

醫藥入判尚書都省踰月拜翰林學士承旨詔遇入直許一子主湯藥壽卒自爲誌銘及治戒棺用襍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骸朽衣巾而已毋以金銅襍物置吾冢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以此諉莒公莒公兄庠也其子遵治戒不請謚父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謚曰景文

○鄭樵　通志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
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搜奇訪古遇藏書
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皆器之初爲經旨禮
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辯紹
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府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
餘人以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帝
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也
授右廸功郎禮兵部架閣攺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抄
所著通志書成爲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

文字因求入秘書省繙閱書籍金人之犯邊也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最多平生甘淡泊樂施與尤切於仕進

○歐陽玄　遼金宋三史

歐陽玄幼岐嶷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十歲有黃冠師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也年十四益從宋故老習為詞

貫經史百家靡不研究延祐二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歷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文宗親署玄爲藝文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大典元統元年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實錄至正改元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癸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至論贊表奏皆玄屬筆拜翰林學士承旨御史臺奏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浙西疾作乃作南山隱居卒年八十五追封楚國公諡曰文玄歷官四十餘年三任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

林、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海內名山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碑碣、得玄手筆、便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無不寶重者、玄無子、有圭齋文集若干卷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三